



语义关系与词库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 Lexicon

[英] M. Lynne Murphy /著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 Lexicon

语义关系与词库

[英] M. Lynne Murphy 著

董秀芳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义关系与词库 =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 Lexicon: 英文/[英] 墨菲 (Murphy, M. L.) 著; 董秀芳导读.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 7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100-4998-9

I. ①语… II. ①墨… III. ①词汇学—语义学—研究—英文 IV. ①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489 号

This is a reprint edition of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 Lexicon*, © M. Lynne Murphy 2003,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2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authoriz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和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

语义关系与词库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 Lexicon

著 者: [英] M. Lynne Murphy

导 读: 董秀芳

责任编辑: 梁沁宁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14

字 数: 398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4998-9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8-1915

定 价: 35.00 元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秋芳	方梅	石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江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阳
张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婉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军	郭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敏 张洪明 徐杰

总策划 郭力

总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

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语义关系与词库》导读

董秀芳

本书作者 M. Lynne Murphy 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认知与计算科学研究院语言学高级讲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主要讲授语义学、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兴趣主要是词汇学、词汇语义学和语用学，具体来讲包括心理词库的结构、等级形容词的语义、描述不同类人（比如 black, white, disabled, gay 等）词语的语义发展中的心理和社会制约等。M. Lynne Murphy 还与 Alma Gottlieb 一同编纂过非洲语言的词典（*A Beng-English Dictionary*, Bloomington, IN: IULC），也研究过非派生句法。

本书主要探讨词语之间聚合性的语义关系，比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和上下义关系，考察这些关系是如何表征的，分析这些关系与头脑中的词汇组织（即心理词库的结构）之间的关联。这些语义关系在词汇语义学著作中的讨论已经很多，而且语言学之外的一些其他学科也对这些语义关系进行过研究，因此不是一个新课题。不过，作者的研究方法是独到的。作者采用跨学科的视角，用新的语用研究方法来分析这些关系，提出了很多与此前词汇语义学家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对词库的传统研究认为，词义的聚合关系是我们词汇知识的一部分，因此是属于语言的，可以在词库中得到表征；但本书作者认为词义聚合关系是元语言知识的一部分，即语义聚合关系不属于语言知识，而是关于语言的知识，可以存储为词的概念表征的一部分，是一种词—概念关系，而不是纯粹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这些聚合关系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关系原则生成，而不必表征在词库中。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至三章，主要对本书的理论观点做了说明，揭示了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指出新的方法在哪些方面能够解释传统研究方法不能解释的语义关系的性质。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解释了很多对全书来讲很关键的术语。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一些语义关系，说明了如何从新的研究视角解释这些语义关系。这一部分包括四至七章：第四章讲同义关系，第五章讲反义关系，第六章讲上下义关系、整体部分关系等其他关系，最后一章总结全书内容。下面是对全书内容的分章节介绍。

第一部分：聚合关系概论

第1章 为什么要讨论词汇关系？

随着语言理论转向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词库对语言理论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关于词库，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词库在内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词汇信息是如何被表征的？二是词库与概念系统有交叉，什么信息属于词库，什么信息属于概念系统？概念信息如何被表征？是否存在词库与概念系统的分界线？

大家都同意词汇关系，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等，与词库的结构或概念信息有关。很多学科都关心词汇关系，但是观察角度、理论假定都不相同。本书采用心理语言学和语用的方法，目标是提供一个心理上可行的关于语义关系的知识和处理过程的模型，以说明语义关系是如何习得和运用的。语用的方法是指研究要考虑词语的实际使用以及在使用者大脑中的状态。比如，我们必须辨别为什么人们在一定的语境中认为 hot（热）是 cold（冷）的最佳反义词，而在另外的语境中 warm（温暖）或 cool（凉爽）是 cold（冷）的最佳反义词。本书作者不认为语义关系是一个分析性的或客观的事实，而是把它看做语言使用者特异的大脑表征及其相关认知过程，可以通过语言使用者的判断和行为来研究。

在本书的讨论中涉及四种相关的知识：（1）长时记忆中固定的大脑表征（fixed mental representation）。属于主动性词汇的每个词的

语音形式都有固定的大脑表征。（2）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语言学家一般把这类知识表示为规则。比如名词复数加-s 及其读音规则。（3）生成的大脑表征（由 1、2 类知识生成）(generat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比如，在短时记忆中，运用规则把 night 变为复数，nights 就存在于短时记忆中（当然这样的形式也有可能进入长时记忆）。（4）对以上表征或相关过程的意识或者自觉，这是关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 (what we know we know)”的知识。对于本书来讲，主要关心前三种知识。本书认为语义关系可以由统一的原则产生，但也不排除它们可以储存在长时记忆中。

本书采用了很多跨学科的证据，如来自心理学实验、计算机模拟的证据等。

作者认为，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中的信息必须是：（1）任意的，即不能从其他信息中派生出来；（2）对于语言能力来讲是必须的。

作者特别区分了关于词语的知识和关于概念的知识。词语有语音的、句法的信息，概念没有。有时我们知道一个概念却不知道它的命名，这就说明概念和词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于概念的知识与关于词语的知识不同。

对于语义关系，有对立的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分解主义 (componentialism) 的，这是一种词典模型，其中词条是孤立的，只有定义信息，没有关系；一种是整体主义 (holism) 的，也可以看做一种词汇集模型 (thesaurus model)，其中的词没有定义信息，只有关系。这是两个极端。有不少模型介于两者之间。凡是包含了词汇集模型成分的都可看做关联主义 (associationist)，共同特点是把语义关系看做具有固定的大脑表征。

总之，主要的问题是：语义关系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可能的答案有两种：（1）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是作为事实直接在大脑中表征的；（2）语义关系是在一些已知事实的基础上由一些关系规则派生出的。作者否定前一种答案，主张后一种答案。

第 2 章 研究语义关系的语用方法

作者认为，语义关系不在词库中表征。原因有三：（1）语义关系与语言能力无关；（2）语义关系依赖于出现的语境；（3）语义关

系可以由一个单一的关系原则预测。因此，词中的语义关系是关于词的概念知识，而不是词汇知识。

本书提出了对语义关系的“元词汇（metalexical）”处理方式。这里的“元”就是“元语言”的“元”，作者将语义关系看做元语言知识，而不是语言知识。元词汇的处理方式不仅可以处理语义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各种词汇间关系；不仅可以处理以前学者予以命名的关系（如同义、反义、上下义关系），也可以处理没有得到命名的各种关系。

2.1 语义关系的性质

作者指出语义关系具有以下一些性质：

(1) 能产性。语义关系是由规则控制的，体现关系的新例子可以随时产生。比如，通过加否定前缀可以构成反义词。

(2) 二元性。反义关系是二元的，但其他关系不限制成员的数目。在一些包含多个成员的对比集合中，也存在常规的反义对，比如在关于情感状态的集合中，happy（快乐）与 sad（悲伤）构成常规的反义对，happy 与 angry（生气）不构成常规的反义对。这种二元对立不是逻辑上必要的，但是却存在。不过，并不是在所有的集合中都存在常规的反义对，比如在颜色集合中，除了特定的语境，很难说哪个基本颜色词存在一个单一的反义词。为什么有些对立语境中存在常规的二元对立，而另外的语境中不存在，关于语义关系的理论应该对这一事实作些解释。

(3) 可变性。一个词的反义词或同义词可以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原因是词是多义的，词的不同义项需要不同的反义词或同义词。有时词的意义不变，但语境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反义词或同义词。如 blue（蓝），在指图像时，与 orange（桔红）是反义词，但在用于描写天气时，与 gray（灰）是反义词。

(4) 原型性和规约性。有些词语之间的联系与另外一些相比是更好的某种关系的例子。比如，black（黑）/white（白）和 good（好）/bad（坏）都被看做好的反义词例子。另外，词语联想实验证明词语间的某些关系比另一些在语言使用者中更能被自动唤起，并且在人群中更稳定、变异更少。词语联想实验是让受试说出见到一个词后所联想到的词，在美国明尼苏达进行的一项词语联想实验

中，大家说出最多的都是与原词具有聚合关系的词，或是反义词、同义词等，而不是与原词具有组合关系的词。

(5) 半语义性。词的语义特性不是决定语义关系的唯一要素。确定聚合关系的一个非语义因素是语法范畴或者词类。不过，Fellbaum (1995) 的语料库研究表明，在确定反义词时语法范畴的相同不像语义上的相对那样重要。另外，词形也会影响反义词的选择，语域 (register) 也会起作用。对于一些反义词来讲，具有相同的词根很重要，如 edible/inedible 比 edible/uneatable 要好。词法复杂度上的相似性也是相关的因素，awake/asleep 比 awake/sleeping 或 up/asleep 作为反义词要好。一些“好的”反义词在语音上也有相似之处，如 ascend/descend。

(6) 不可数性。指语义关系类型的数量是不可限定的，如果不依赖语境，具体词语之间可能存在的语义关系的数量也是不可限定的。

(7) 可预测性。语义关系是能产的，我们可以创造出新的同义词、反义词等，这说明语义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可预测的，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但是有些反义词比另一些更好这一事实似乎说明反义关系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实际上“好的”和“不是太好的”反义词之间的差别是可以预测和解释的。好的反义词必须是具有最小的区别性的一对词，所谓最小的区别性就是说在其他语义方面都相同，只在某一语义特征上相反，符合这一特点的就是最好的反义词。

(8) 语言共性。语义关系在普遍的和具体的层面都具有语言共性。不同语言可以识别和使用相同类型的语义关系，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一般也属于相同的语义关系。

2.2 语义相关性属于元语言知识

由于语义关系具有能产性、可变性、可预测性和语言共性，这就说明语义关系不是属于词库中的那种具有任意性的信息。语义关系属于人的元语言知识。派生出语义关系的是一些普遍的认知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语言原则。

不同的语义关系有很多共同点。在所有的语义关系中，相关联的项目都必须很相似。相关的词是如何不同的，这也是研究要说明

的。在所有的关系中，具有关联的集合中的成员都必须具有最小区别（minimally different）。比如，同义词是在形式上有区别，上下义词是在范畴化的层级上有区别。

本书采用的是元词汇的处理方式，把词汇关系看做词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词汇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

本书提出，对比关系原则（Relation by Contrast，简称 RC）可以用来处理所有的语义关系。这个原则是说，一个集合中的成员之间具有对比关系当且仅当：除了一个特征不同之外，所有语境相关的特征都相同。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即语境相关特征。在具体的语境中，词的语义的一些方面被突显，而另外一些方面则被忽略。因此在语境当中，两个词原有的一些差别可能被中和了，在普通情况下不构成某种关系的两个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能够构成某种关系。这一原则体现了作者所说的语用的方法。引入语境相关特征，能够解释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语义关系到底是如何被识别的。

本书所说的“对比关系（contrast）”是一个概括的类，包括各种语义关系，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等。

2.3 元词汇处理方法的蕴含

本节列举了一些与词汇关系相关的现象，揭示这些现象对于元词汇处理方法的支持（或挑战）。

2.3.1 规约和非规约的关系

两个词之间的关系有些是规约性的，有些则是非规约性的。规约性和非规约性的关系也是关于词的知识。规约的反义词或者是由于教授或者是自己意识到（意识到两个词代表具有最小的区别）而被存入记忆中。对比关系原则可以在最小相关区别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两个词被规约性地看做具有某种关系。

2.3.2 隐喻扩展

词语往往不只是在一个意义上是反义词，在很多由本义通过隐喻扩展而形成的意义上都可能是反义词。有的学者（如 Lehrer 2002）认为是反义词在引导隐喻引申，而不是相反。比如 a cold car 可以被用来表示“合法获得的车”。由于 cold 是 hot 的常规反义词，hot 有非法获得的意思，于是人们可以推测出 cold 可以具有“合法获得”

的意思（在语境线索的提示下）。Lehrer（2002）据此指出，反义关系连接的是词语本身，而不仅仅是意义。本书作者认为，是人们关于词语的元语言知识使得这种隐喻引申成为可能，我们不用假定这些词语之间的对立关系是词汇内部表征的一部分。

2.3.3 聚合转向

学龄前儿童（大约7岁之前的儿童）在词语联想实验中，与成人表现不同，他们在回答中倾向于说出具有组合关系的词（Brown & Berko 1960），如当听到 black（黑）时，学龄前儿童倾向于给出一个表示黑色事物的名词，如 crayon（蜡笔）、cat（猫）、bird（鸟）等。在孩子入学之后，孩子变得和大人相同，在词语联想实验中，倾向于用同一聚合的词（反义词、同义词等）来作答，比如，听到 black 之后会说出 white。McNeill（1966）将儿童语言发展中的这一现象称为“聚合转向（paradigmatic shift）”。

聚合转向发生的原因是，教育使得人们对词语具备了更多的意识，形成了更多关于词的理论。成年人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选择用同一聚合的词来作答。

2.3.4 语言处理中的错误

在言语错误中，相关的词常相互替代，比如本来想说 wife（妻子），却说成了 husband（丈夫）。错用的词和目标词之间往往是对立的关系（是反义词或是同属于一个上位概念的下位概念）。还有一类言语错误是词语的混合，即两个词的部分混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形式被说出来。比如，在言语错误中， slightest（最微小的）和 least（最小的）混合成 sleast。在这种言语错误中，混合在一起的词常是同义词或近义词。

词语联想实验和言语错误揭示了类似的聚合关系，在这两种行为里，二分的对立关系都得到了很强的反映。正像在词语联想实验中，动词不太会激发聚合式的联想，动词也很少在言语错误中被具有聚合关系的词所替代。在词语替代错误中，发生错误的大部分是名词，还有一些形容词和副词。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倾向于出现同义关系的言语混合错误中，很多涉及动词。这表明名词和形容词中语义对立关系很重要，但动词却不是这样。

作者认为，言语错误的证据不能表明语义关系要在词库中加以表征，正如上章已经论证了的，语义关系是在概念领域中加以表征

的，在词库中表征语义关系最多是对概念领域中的表征的模仿，是不必要的，而且更糟的情况是，在词库中表征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语义关系的信息是依赖于语境的。言语错误实际并不是真正的语义错误，而是概念与语言处理之间的一种映射错误，当我们实际想说的是“左”，但却说出“右”时，我们并没有错误地提取“右”的语义。

作者认为扩散激活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能够正确解释言语错误的产生。在这种模型中，词和概念的结点处于网状关系中，如果一个结点被激活，会扩散到其他相关联的结点。激活的强度决定于两个结点之间关联性的强弱。当不正确的结点比正确的结点更强地被激活时，或者由于某种原因系统先注意到了一个较弱激活的结点，然后才注意到一个较强激活的结点时，言语错误就发生了。比如在“左”这个概念（concept）被激活时，“左”的词—概念（word-concept）结点和“右”这个概念结点也都被激活，如果后者的激活强度超过了前者，“右”的词—概念结点及“右”的词汇形式（lexical form）结点也就被激活，这就出现了言语错误，把“左”说成了“右”。两个结点之间关系越紧密越容易相互激活，也就越容易在言语错误中相互代替或混合。这种扩散激活模式与元词汇处理是相符合的。

2. 3. 5 概念化和词族

彼此独立的词汇项，可以由于概念上的相近而被看做是相关联的，形成共时词族（synchronic word families）。如 death（死亡，名词）、dead（死，形容词）、die（死，动词），它们之间的词法派生关系已经不再能产了，因此在词库中被表示为不同的词项，但在概念上它们可以被感知为相关的。这样的词族在语义关系中表现明显。如果我们知道 dead/alive（活的，形容词）、die/live（活，动词）、death/life（生命，名词）是反义词，那么词族这个超级类 DEAD-DIE-DEATH 和 ALIVE-LIVE-LIFE 也彼此对立，前一词族中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和后一词族中的任何成员构成对立关系，不管语法范畴一致不一致。这种现象可以这样解释：如果词汇关系关联的是词语—概念（word-concepts），而不是词汇项（lexical entries），那么词汇关系就可以利用超越词语界限的关于词的信息。也正因为词汇关系关联的是词语—概念，而不是单纯的词语或者单纯的意义，在词汇关系中，不光是意义起作用，形式的信息也起作用。end（结束，动

词)与beginning(开始,名词)是更好的对立,与start(起始,名词)不是好的对立,因为end与begin(开始,动词)是常规反义词,并且beginning和begin都与词语一概念BEGIN相联系。

2.3.6 风格能力

认为语义关系是概念关系等于说这些关系与语言能力无关。不过,有技巧的语言运用者可以利用相关联的词汇项去创造语用的和修辞的效果。在话语中,语义关系被用来加强语篇的连贯性(coherence),同时避免重复。运用同义词、反义词等语义类聚,可以用来构成排比或者强调对立等等。这种对语义关系的利用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在创造修辞风格方面的能力。Zwicky(1999)指出,风格方面的能力与元语言知识有关。这也证明了元词汇处理方法是正确的。

第3章 其他研究方法

本章讨论了将语义关系看做词汇内部关系的一些研究方法,这一章的目的一方面是介绍关于语义关系的已有成果,一方面也是为了将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与这些方法作一个对照。

首先,作者介绍了对词汇关系感兴趣的不同的学科中的相关研究情况,这些学科包括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计算科学。不同学科对词汇关系的关注角度及切入方法都不尽相同。

然后,作者重点介绍了对词汇关系的三种研究方式。

(1) 将关系看做是派生的:词典模型

关于词库有两个隐喻:词典(dictionary)隐喻和词汇集(thesaurus)隐喻。词典通过把词义分解成更小的部分来定义词,而词汇集则列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词典模型认为头脑中词的意义信息有可以定义的部分和边界,可以从一些语义成分构建词的意义,从词的意义可以推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为意义是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对于词汇的成分分析就属于这种模型。

词汇的成分分析法存在一些问题,它只能解释与词义相关的词的关系,不能分析由于语境而形成的语义关系,如棋子中红和黑的对立,交通灯中红和绿的对立。即使一些不依赖于语境的语义关系,也不是总能分析出对立的语义要素,如sad和happy。传统的成分分析也不能解释功能性的上下位关系(functional hyponymy)。比如,

cow（母牛）与 animal（动物）之间的上下位关系可以被解释，因为 cow 具备 animal 的所有属性。但 cow 与 livestock（家畜）之间的上下位关系是语用性的，因为牛可以不被养来吃肉或干活，比如野牛。因此语义分解法只能确定词语关系中的一部分，词汇的语义特征只是确定语义关系的部分可利用的信息。

（2）既标意义也标关系的方法

这是一种介于词典模型与词汇集模型之间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承认对个体词汇项目作意义表征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坚持对于词汇—语义关系加以明确的表征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研究模式就像是这样一种词典：对词条进行了定义，然后又列出词条的同义词、反义词，等等。

语义场和语义框架（fields and frames）、Cruse 的语境关系、语义文本理论等都可归入这种方法。

语义场理论关注词语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做对词汇组织（而不是概念组织）的一种处理，经常被用于发现或显示对词汇意义的（语义）成分分析。语义场理论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分析一些词语合适，但是对于分析另外一些词语却不合适（Lehrer 1974）。语义场对于词汇空缺也没有预测力，词语之间的关系不会对词语的意义产生压力去填补语义场中的空缺。语义场的另一个问题是不能说明二分性对立的特殊之处。比如，为什么 happy 和 sad 是常规的反义词，而 happy 和 angry 则不是。场理论的价值在于描写而不在于解释。

与语义场理论相关但不同的一个观念是框架语义学。Fillmore (1975 等) 作了许多工作，将框架语义学发展为一个关于词汇语义的语言学理论。框架语义学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它们与共同的背景框架的联系以及它们的语义对框架不同部分的突显而获得的。

Cruse (1986) 认为意义是语义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的观点可以被看做语境主义的观点（contextualist view），认为一个词的意义至少部分是由其他词的意义构成的。

Mel'čuk et al. (1988) 提出的意义文本理论（Meaning Text Theory），是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一种理论，词库在这个理论中对于语言描写起着核心作用。这个理论既对词汇项提供了词典式的定义，也为每个词描绘了很多语义关系。这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词汇函项（lexical functions）”，其作用就是表达词语之间的组合关